



你的青梅，她的竹马

青衫落拓 作品
works

THE ONE YOU LOVE

她的文字让你懂得
如何在爱情中游刃有余
知性言情作家

青衫落拓

最富戏剧性的爱情保卫战

一边是『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
一边是『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
是否命中注定
始终绕不过青梅竹马？



CONTENTS

目录

第 一 章	有分离，也有相遇	1
第 二 章	拉开序幕的不只是夏天	9
第 三 章	所谓日久生情，只是一种妥协	18
第 四 章	不真实的表白	26
第 五 章	因为你不想拒绝他	34
第 六 章	你的习惯，我不习惯	43
第 七 章	走远的回忆	53
第 八 章	我们之间道歉太多	64
第 九 章	带有魔力的三个字	74
第 十 章	如果一段感情需要衡量	86
第十一章	你就当我是真笨吧	95
第十二章	不受计划控制的环节	102
第十三章	恋爱这回事	114
第十四章	我的烦恼来得很现实	122
第十五章	唯一的缺点	131

第一章

有分离，也有相遇

王灿一向认为，邂逅这个词，意味着多少具备浪漫色彩的不期而遇——比如格里高利·派克在罗马与奥黛丽·赫本相遇，一个特定的时间，与一个美妙的空间结合，注定了会产生一个美丽的故事。

而她和陈向远的相遇，是在一个工作场合，既不意外，也没有多少浪漫色彩，似乎称不上是一场邂逅。

王灿是《汉江晚报》经济部跑地产新闻的一名记者。当下各家报社做房地产报道，除了发布楼市新闻，进行深度分析外，还会搞名目繁多的活动。那天的活动是一个座谈会，邀请开发商、代理商、银行分管信贷的人士和专家座谈美国次贷危机对中部房价的影响。

有影响吗？起码眼前看不出。绝大部分人还搞不清次贷危机准确的含义，自从王灿两年多前毕业参加工作以来，国内楼市一直火热，而热到此时，似乎有烈火烹油之势。

汉江这个中部地区的二线省会城市，虽不及大都市那样房价高到令人咋舌的地步，但长势一样引来多方注目。各家开发商圈起地来如同上了瘾头不能罢手，

王灿出生时，父母给她取的名字是王璨。自从她上幼儿园开始学习写字以后，就深为这个笔画复杂的“璨”字苦恼。她还觉得这名字不够好听，没有身边的小朋友那些“佳”、“怡”、“倩”、“薇”来得悦耳，而且女孩子意味充足。

她追问父母这名字的由来，身为中学语文老师的妈妈薛凤明极有诗意地说：“因为你是上天赐给我们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这个解释多少安慰了她，她洋洋自得，同时想到，还好妈妈没有图省事直接叫她王明珠，然后再叫个小名珠珠的话，不用说调皮男生立马会叫她小猪猪，那她就不用活了。

稍微多认识了几个字，她就自作主张把名字简化成了好写且同音的王灿。对着妈妈的诘问，她振振有词，“我是你们生活中的灿烂阳光也很好呀。”

在父母眼里，女儿的流利应答简直就是天然的诗句，他们互看一眼，心里乐开了花。薛凤明更是欣喜得马上去找专用的笔记本记了下来。

薛凤明跟同年代很多女子一样，做过文学梦，热爱诗歌，曾流利背诵舒婷、顾城的名句，高考时根本不考虑职业前景地报了中文系，喜欢舞文弄墨自不必说，毕业后当了中学语文老师，对于文字的爱好便更加根深蒂固了。

薛凤明一向有记日记的习惯，在王灿出生前，她便郑重地启用一个封面精致的厚笔记本，先是记下孕期感受，后来是女儿的第一声啼哭，无意识的呢喃，第一个微笑，第一次翻身，第一颗牙齿生长的时间，蹒跚迈出的第一步……到王灿开始牙牙学语时，薛凤明记录得更为详细。

既然认可了女儿为自己偷懒行为找的借口，父母也就只好接受现实。在王灿上小学时，他们正式替她改了名字。

在读大学前，王灿没有陷入早恋，除了家教严格这个因素以外，读小学时，父亲王涛是副校长，没有男孩子调皮到敢来招惹她。升到中学，她又直接被母亲薛凤明接管。薛凤明是那所重点中学里的特级教师，对学生是出了名的严格，更没有男同学敢冒着被叫去训话的危险来跟她搭讪了。

再加上放眼看去，她的那些男同学们不是长满青春痘，就是戴着厚厚的近视眼镜，平头整脸的不多，能被她认为是英俊的就更稀缺了。而她受一直很文学腔的妈妈的影响，早早喜欢的就是好莱坞电影，看多了银幕上的俊美帅哥气质男人后，实在对身边这些毛糙的同年龄男孩看不上眼。

王灿在学习上从来不算很用功，离她期望值甚高的父母的要求一直有一点儿

点儿羞涩地问：“能不能带一个朋友过来？”

薛凤明早就隐约知道女儿在恋爱，只是王涛反复要求她别把这么大的女儿永远当成她教的学生那样管得太细，她才忍着没有盘问，这会儿有机会看到女儿的男友，她当然马上点头同意。

王灿飞奔到理工大去找黄晓成，他却没像往常那样，轻易便被她的情绪感染，表情十分沉静，“签约了吗？真不错。”

“这个周末一起吃饭吧，我爸妈请客，到最好的西餐厅给我庆祝，他们也想见见你。”

黄晓成沉默了一会儿，说：“对不起，小灿，我也刚签了上海一家外资公司。”他说了一个位列全球五百强的颇为响亮的名头，“拿到毕业证后，我就会去那边工作。”

她完全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吃惊地瞪大眼睛，“可你不是……”

“我放弃了保研。”

不管是对于黄晓成的未来，还是对于他们两人的关系来讲，这都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可是他从正式作出决定到参加外地公司面试，竟然根本没问她的意见，更没有知会一声。她张了张嘴，不知道说什么好。

“这个工作机会很难得。”黄晓成一向口才流利，此刻有些艰难地开口，“灿灿，我……”

“别说了。”王灿打断他，泪水一下盈满了眼眶，他也蓦地扭开头，良久不看她。

这样的告别方式来得实在太意外。

王灿再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她匆匆跑出理工大，上了公交车，却没有回家，而是回了自己住的学生公寓。她躺在床上，痛苦地发现，就算他们曾那样相爱，也不过是众多一毕业便分手的校园情侣中的一例而已，相比那些曾经海誓山盟却不得不劳燕分飞的恋人们，她与黄晓成甚至没有正式谈到将来，当然也无从评判他辜负了她。

她一向知道黄晓成志向远大，不过她从来没觉得那会影响到他们的关系。她一拿到报社的工作，心花怒放，头一个念头就是，她太幸运了，几乎拥有了一切——当然，只是几乎而已。黄晓成的决定让她知道，他们诚然相处得很好，但他对她的感情，并没有深刻到将她包括进对于未来的计划之中这种程度。

失恋来得如此突然，她一下被打懵了。回家以后，她面无表情地对父母说：“他不来了。”

薛凤明问：“为什么？”

“他要去外地。”

薛凤明还要问下去，王涛及时拦住了她，“也好，还是我们一家人庆祝。”

王灿由衷地感激父亲的体贴，也感激母亲没有追问下去，可以让她独自消化伤心。可是她还来不及整理好心情，就开始了紧张的实习记者生涯。从学生转换为职场新人，要学的东西太多，来自工作的压力太大，每天时间安排得满满的，回到家中，连对父母汇报心得的精神都没有，更遑论失眠、伤心、哀悼初恋、细究分手的原因、对那个离弃表示愤怒……

回想起学校里某位同学失恋时酗酒、旷课、一蹶不振的颓唐表现，王灿意识到，所有那些情绪，都需要足够的时间与精力。

而她的时间与精力，给了刚到手的工作，她不得不感到庆幸。

一个月后，黄晓成打来电话，说他将要起程离开汉江去上海，王灿刚结束一个采访，顶着大太阳满头大汗地返回报社，呼吸着中央空调制造出的沁凉空气，好一会儿才算缓过劲儿来。

她拿着手机，看着窗外的夏日骄阳，光线异乎寻常地明亮，仿佛可以灼伤人的眼球，在视网膜上留下永久的印迹。她记起他们的相识正是始于去年一个初夏，他对着她微微一笑，露出洁白的牙齿，带着阳光的气息。这个影像慢慢在她的视线中变得模糊而不确定了。

“小灿，你还在听吗？”

她终于还是落泪了，只能努力调整呼吸，将声音放平和，“我来送你。”

本地盛夏的夜晚，一如既往的闷热，他们在人来人往的火车站碰面，都有些不能正视对方。她先还维持笑容，尽力找着话题闲聊，让气氛不至于尴尬，后来终于词穷，与黄晓成四目相望，无言以对了。

他上了车，丢下行李，马上走到车厢连接处，拉开一扇车窗，探出头来，她不由自主地走过去，握住了他伸出来的手。

所有的离愁别绪，浓缩到了这一刻笼罩着他们。她注视着掌中那只修长的手，

慢慢仰头，看向那张熟悉的俊秀面孔，他眼中有什么在灯光下闪动。她突然发现，她不用勉强自己做一个理智成熟的人，就已经没有了任何怨恨。这个大男孩只比她略大，没有家庭的荫护，要独自去一个陌生的大城市过奋斗的生活。她怎么可能去恨他？

黄晓成轻声说：“对不起，小灿。”

王灿再度流出了眼泪，却努力微笑，丝毫不带负气地轻声说：“晓成，我祝你一切顺利，前程似锦。”

列车员提示站台上的人退后，车窗一一关上，火车缓缓启动。她对着列车远去的方向挥一挥手，马上转身走开，同时努力说服自己，未来还有无限的可能性和精彩在前面等着。

王灿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从实习记者转正，先跑与民生有关的经济新闻，然后被分到刚独立成刊的经济部楼市专刊，托中国房地产市场大热的福，楼市版块每周都出厚厚一沓专刊，广告多得让其他部门眼红。她机灵肯学，做事勤快，上手很快，受到顶头上司杨主任的赏识，和同事相处愉快。父母听她的建议，赶在房价暴涨之前出首付帮她按揭了一套房子作为投资，写着她的名字。按她的好朋友兼同事罗音的说法，她俨然一下有产了。

在即将步入二十五岁这个大好的年龄之际，王灿拥有爱她的家人、饱满的青春、不错的工作、知心的好友、一套升值之中的房子。

除了没有男友，她好像什么也不缺了。

在黄晓成走后的两年时间里，她的感情生活接近一片空白——父母先还赞赏她对工作的投入，后来不可避免地有点儿着急了。他们不明白年轻活泼、相貌可人的女儿怎么会没有男朋友。

说王灿相貌可人，不算父母偏心眼光下的夸张。她只161厘米高，身材不是时下时髦的骨感，而是有点儿肉，不过她的骨架纤小，看着只觉盈润，却没有丝毫累赘感。当然，她一向很羡慕罗音那种高高瘦瘦的体形，但每次她这么一感叹，罗音就会将她上下一瞄，很直接地声称，愿意和她交换她那“要啥有啥”的身材。

她长着一张小小的面孔，皮肤白皙而晶莹润泽，两只明亮的眼睛虽然不算大，可是天生弯弯，不笑时也似含着笑意，红润的嘴唇如菱角般微微上翘，怎么看都长得很悦目。

王灿并不介意父母的担心，也不发愁没人追求。她愁的只是：那些喜欢她的人，并不能让她动心。偶尔一次约会，没有心动，没有期盼，没有初恋时的那种自然而生的喜悦，当然也就没有了下文。

她大学念的是经济学，而且没有遗传母亲的文学细胞，培养出伤春悲秋、感时溅泪的文艺腔来。她根本没热衷过言情小说，但是对于爱情，她一样不能免俗地向往：应该是有惊喜的。

生活日复一日地继续，她每天按部就班地过着日子，采访、写稿、和朋友相约吃饭、看电影、唱卡拉 OK，过得平稳而不乏乐趣，只是空闲下来，心里会不可避免地有着空空荡荡的感觉。

她不愿意对自己夸大一次失恋留下的影响，只认为这是正常的寂寞感而已。她常常想，这就是她要过的生活吗？如此一成不变的生活会一直延续下去吗？她看不出会在哪一个路口有个惊喜等着她。周围的人全都同样正常平稳地生活着，她不知道她这个愿望算不算奢侈。

王灿的同事罗音在报社做情感倾诉版，她和另外一男一女两个记者负责这个版块，每天都会接待满怀心事、遭遇了不幸，或者自认为活得不平凡、一心只想把自己的故事一吐为快的读者。罗音每周至少会把两个读者的倾诉化成整版文字，并加以短而精悍的点评。在王灿看来，罗音可谓已经阅尽世间各种常态和变态的爱情故事。

罗音比王灿大四岁，她对王灿的那个向往，评价如下：爱情这东西，惊则有之，喜却未必。

王灿觉得，性格爽朗的罗音是被那些来说离奇故事的人给生生逼成了一个悲观主义者。

她同时奇怪：生活中哪有那么多传奇？而那些传奇怎么如此小概率都没被自己亲自碰上？

她是罗音倾诉版的忠实读者，用她对罗音的话说就是——你写的这些故事比小说来得曲折得多，我只能上你这儿找观赏别人不一样人生的快感了。

如果有一天，她停下来打量自己的生活，其实不难发现，看似平淡的日子，有分离，也有相遇，故事的元素一样不少。

第二章

拉开序幕的不只是夏天

座谈会后不过一周，王灿与陈向远又一次相遇了，这回略有一点儿不期而遇的意思。

王灿去 ATM 机取款，银行卡被吃了进去。她头一次碰到这种情况，对着机器茫然了一会儿，先打客服电话，再按指示找就近的营业网点。刚好那天是周末，值班工作人员让她周一到柜台办理。挨到周一，她抽时间跑过来，大堂经理让她出示身份证，登记银行卡的号码、吞卡时间、联系方式，说必须等负责 ATM 机的专业人员过来，取出卡以后，再通知她来拿。

她没想到手续这么复杂，只得快快地回去。隔了两天，她接到电话通知让她去取卡。那一天她十分忙碌，只能趁中午赶过去，可是银行工作人员午休，叫她等下午上班时间再来。

王灿还有采访要做，有稿子要写，顿时有些恼怒。她叫来大堂经理，与对方理论得雄辩滔滔时，陈向远从楼上下来，他在市行上班，只是过这边区支行来办事，看到这个场面，马上走了过来。

王灿正一条条尖锐地指责银行糟糕的服务质量、拖沓的办事作风，一眼看到陈向远，马上意识到，自己此时牙尖嘴利的样子有点儿恶形恶状。她心想，完了，

座谈会上维持的淑女形象破了功，估计这斯文内敛的男人对她的印象好不到哪儿去。

一点儿小心思还没开始就结束了，她不禁有些气馁。然而陈向远好像浑然未觉她转的念头，问清情况，和颜悦色地说：“如果王小姐忙，可以写一个委托取卡的授权交给我，我拿到卡后，会在下午下班时把卡送到报社去。”

她当然觉得这个提议非常不错，不仅省了自己的麻烦，还可以与他再次见面，口头上仍客气着，“怎么好意思耽误你的时间？”

“没关系，开车顺路过去，算是我弥补一下鄙行不够完美的服务。”他微微一笑，有一点儿开玩笑的意味，但神情温和，透着坦然真诚。

傍晚六点，陈向远到报社门口，打电话请王灿下来拿卡。王灿顺理成章地请他到对面的绿门咖啡馆等一下，“我马上过来，请你喝一杯咖啡算是致谢。”

绿门咖啡馆在报社所在的华清路上开了很多年。两扇对开的玻璃门漆成绿色格子状，里面十分宽敞幽深，临街一排明亮的落地玻璃窗上悬着米色窗帘，桌子上面铺着绿格子桌布，小小的水晶花瓶里插着一枝玫瑰花，店堂内随处摆放着阔叶盆栽植物，播放着轻柔的钢琴曲，装修略微显出了简单陈旧，可是没有连锁咖啡馆那样时时处处玩情调的刻意感觉，倒颇有几分家居一般让人安心的气氛。

王灿进门，正碰上一个气宇轩昂的中年男士出来。他们时常在这里偶遇，本来只是相互面熟。不过有一次他走过她桌边，恰好看到她正往咖啡里加远比正常分量多的糖和奶，突然停下脚步，和颜悦色地说：“小姐，这样会破坏咖啡本来的味道。”

王灿莞尔，大大地咬了一口蓝莓曲奇，“忽略我吧，我是不可救药的甜食爱好者。”

他笑了，“对不起，我太冒昧了。请慢用。”

他的干涉来得并不唐突，她的坚持也显得不生硬，两人由此算是有了见面点头的交情，不过并没有特意相互做自我介绍，她只听到服务生称他高先生，显然他是这里的老顾客。

高先生看到她，含笑说：“你来得正好，服务生刚才在说戚风蛋糕卷烤好了。”

王灿笑了，“谢谢，我正好饿了。”

面打电话，她是不折不扣的美女，身形窈窕，眉目标致醒目，肌肤雪白，秀发如云，一双妩媚的眼睛显得风韵十足，不过陈向远并没有流露出多么惊艳的表情，只是坦白承认，王灿确实没有夸张她的美貌。

这个沉稳的表现让王灿很满意，他们的谈话较上一次来得更为轻松。

陈向远显然不是一个热情的男人，但他也说不上冷淡，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十分有礼貌。隔了一周后，他便礼节性地回请王灿到他常去的本市另一处颇有名气的咖啡馆喝咖啡。

一来二去，两人居然也称得上熟人了。几次以后，陈向远突然在 MSN 上问她：“王小姐是否喜欢音乐？”

王灿觉得这个问话的方式未免太一本正经，不过还是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喜欢。”

陈向远说：“我手头有两张周六晚上音乐会的票，是香港一个弦乐组合演出，想请你一块儿去听，不知你是否有空？”

这差不多能算是一个约会了——王灿开心地想，同时十指如飞地打下回答：“好的，我有空。”

汉江市的大剧院年前刚落成，建筑风格简练现代，在夜晚的灯光照射下，更显得辉煌气派。

两人约好在剧院门口碰头，王灿认真打扮后过来，满意地看到自己的墨绿色针织连衣裙配高跟鞋，既不过分正式，又与气氛蛮搭调。

穿着红色上衣黑色长裙的工作人员引导观众有序入场，陈向远顺手拿了两份下一个演出季的节目预告，递一份给她，坐下后翻看着，“十月份还有傅聪的钢琴音乐会，太难得了。”

“你爱好古典音乐吗？”

“是呀，我的爱好比较老气，流行音乐听得少一些。”

王灿说自己喜欢音乐并不是撒谎，不过她恰恰是流行音乐爱好者，平时对音乐的爱好仅限于写稿时放点儿歌曲、坐在公共汽车上听听 MP3，再加上朋友聚会时唱唱卡拉 OK。她坦白承认，“我的音乐品味很通俗，像今天这样专程来听一场弦乐演奏会，还真是第一次。”

陈向远微微一笑，“放轻松，今天的曲目并不艰深冷僻。除了一首巴哈触技与

赋格曲外，大多都比较流行。”

“噢，年底有孟京辉的话剧，《两条狗的生活意见》，听同学讲非常好看，我得记下来。”王灿说。

音乐会一开始，她跟陈向远一样，关掉了手机。她看得出，陈向远不是附庸风雅，而是真的爱好此道。从第一首曲子开始，他就正襟危坐，神情专注，听得十分投入。

她并没有听出多少门道，但在乐队演奏到《多么美好的世界》时，她觉得旋律似曾相识，随即意识到，她听过莎拉·布莱曼演唱这首歌曲，此刻台上音乐家用纯粹弦乐的方式演奏出来，感受是完全不同的。她不禁想到，难怪别人谈及音乐，会用到“动人心弦”这个词。

音乐会结束后，时间已经不早了，陈向远送王灿回家。他开的是一辆银灰色三厢福克斯，车型中规中矩，倒是很符合他沉稳内敛的性格，只是后车窗上贴了一行不大不小的标语，王灿好奇，借着路灯光凑近一看，赫然是八个字：某某银行，信贷首选。她不由得笑了，陈向远也笑，解释说：“行里的规定，只有贴了这个宣传标语，才能拿到车贴。”

“果然是银行，算盘很精。”

上车一看，车内收拾得很干净，没有多余的香水座、靠垫、吊饰之类的装饰品。陈向远开了CD，放的是一首轻快女声唱的法语歌曲，王灿随口问：“真好听。谁唱的，歌名是什么？”

“歌手叫 Najoua Belyzel，歌名是 Quand Revient L'été，”他的法语发音听上去十分轻柔低沉，带着韵律感，“翻译成中文是《夏日何再来》。”

“你懂法语吗？”

陈向远静默片刻，笑道：“学过一阵子，说不上懂。”

王灿后悔自己的多话，急于转移话题，鬼使神差地说：“最近你们银行代销的那个上投摩根的新基金怎么样？”

陈向远好像很高兴回答这个问题，他从基金经理人选一直讲到投资侧重。王灿每月必须还房贷，再加上日常消费，并无太多余钱，但她学的是经济学，平时帮父母在理财，对这个话题是真心爱好，忙不迭把自己研究选配的几只基金报给陈向远听，得到陈向远的赞许后，她颇有几分得意。

接下来，两人就一路聊这个话题，一直聊到了王灿家楼下。

回家后，王灿就被妈妈薛凤明提审了。

“你今天就是和开车送你回来的这人一起去听音乐会吗？他多大？做什么工作的？”

王灿一惊，“不是吧，妈。您难道守在窗口等我回来？”

薛凤明连忙摇头，“当然不是，我刚才去阳台晾衣服，正好看到。”

王灿看看在一边捧着报纸露出窃笑的爸爸，马上明白所谓晾衣服是个托辞。薛凤明虽然在本市重点中学担任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十分忙碌，但对于女儿的恋情，她理所当然地有很强的好奇心。

然而王灿只是苦笑一下，因为实在没什么好交代的。

从车上下下来，挥手向陈向远告别，走进楼道，她就觉出了不是滋味。

如此大好的一个约会，竟然就这样一丝暧昧也无地结束了，她实在是有点儿后悔。想想刚才的对话，她怎么也不明白，她为什么会把话题转到基金上面，而且还能谈得兴致勃勃，收也收不住。

她明明对刚听的音乐会有了一点儿感受，大可以与陈向远探讨，向他请教。可她不知道是哪一根筋不对劲了，居然会在听完浪漫的音乐会后，跟一个爱好音乐的男人大谈理财之道。

好在王涛照例解救了她，“太太，别神神叨叨追问不休了，小灿自己有分寸的，再这么着，有人追女儿也会被你吓跑了。”

王灿洗了澡还是没有睡意，打开电脑，不期然记起刚才陈向远说的那首歌名，上网一搜便找到了，那个歌声再度在她小小的房间里轻轻回响，她看着网上翻译的歌词。

Mon Amie, au mois de Mai 我亲爱的，我重生的时刻

Vient le moment où je renais 在五月来到了

Mon Chagrin s'en est allé 我的伤感终于消失了

Soufflé par tous les Vents Sacrés 我受够了那些讨厌的风

Mon Amie, mon Echappée 我亲爱的，你让我爱得九死一生
Belle comme les hommes au coeur de femmes 如同所有女人心里在意的男人

De l'Amour tu sais donner 你懂得，爱就是给予
A qui vient danser dans tes Flammes 为此，让我们在你爱的火焰里共舞吧

Et Vive la vie, je t'aime fort 为生活而欢呼吧，让我狠狠地爱你
A jamais, tu es mon seul Trésor 你永远都是我唯一的珍宝
Tes milliers de visages 即使你脸上的表情再多
Ne livrent qu'un Message 还是读不懂女人的心思
Quand revient l'Ete 夏天何时再来

这显然是一首流行歌曲，按网上介绍来看，女歌手 Najoua Belyzel 颇为年轻貌美。想起陈向远说他并不怎么听流行音乐，王灿有些不解，不过马上告诫自己，这样揣测别人可不好。

正值五月中旬，天气渐热，春去无踪，本地最出名的漫长而炎热的夏天即将拉开序幕，王灿觉得自己似乎太快进入了沉迷的状态。她想，莫非是两年多没有正式的约会，她对爱情的向往与渴望已经积攒到了一个程度？

第三章

所谓日久生情，只是一种妥协

王灿的恋爱经验实在有限，并不知道怎么才能把她和陈向远之间目前连好朋友都算不上的关系再推进一步。她本能地意识到，像陈向远这样的男人，恐怕不会喜欢一个太过主动的女孩子，而她长期所受的教育也让她做不到主动出击。

这一点患得患失来得危险而甜蜜，让她在大学毕业近三年以后，似乎头一次找到了恋爱的感觉。她想，原来自己的生活还是有一个摆脱平淡的契机。

她把那首《夏日何再来》下载到 MP3 里面，上下班路上反复听着，不过也仅仅听得懂歌曲开头的那一连串英文的“I love you”，法文的反复呢喃吟唱并没有带给她什么灵感。

陈向远始终就是那么淡淡的，不回绝她的邀约，但也没有一点儿主动的愿望流露，这样几个回合下来，王灿有一点儿理由穷尽的郁闷感觉。

她以前从来没有过追求男人的经验，现在努力回想一下自己享受的被追求过程，一个已经接近淡漠的影子泛上心头，徒增惆怅，更加理不出头绪。想来想去，她只有去求教罗音了。

听王灿说完她的困惑，罗音停下敲打键盘的手，再度望天，“我劝你适可

而止。”

“为什么？我还根本没有开始好不好，怎么就要止了？”

“男人不是傻子，尤其他看上去又不是那种粗枝大叶的男人。你对他的那点儿小心思，他肯定清楚，可他既不拒绝，也不回应，已经证明很多事了。”

“我觉得他只是含蓄。”

罗音扑哧一笑，“你不如直接说他闷骚好了。小姐，这个问题超出了我的经验范围，我没试过主动追求男人，更别提闷骚男人了。”

“你就没碰到过一个先让你动心的人吗？”

“呃，还是有的，”罗音迟疑了一下，很认真地说，“但我是那种宁可让自己的心事烂在肚子里的人，别指望我去主动表白。你看，我其实也是一个闷骚低调的人，哈哈。”

王灿好不恼火，“可是你听过那么多千奇百怪的故事，就没有类似的情形可以说给我参考吗？”

“这么一说，还真有不少。不过我认为，那些故事多半都有反面的参考意义，你不会爱听的。”

轮到王灿无语望天了，罗音安慰地拍拍她的手，“时间，时间会帮你的。”

“这话怎么讲？”

“你们俩这么继续下去，或者他会对你日久生情，或者你会对他再没什么新鲜感，倒是奇怪当初怎么会有如此热情。你看，这样问题都解决了。”

“切——你说的这两样我都不喜欢，我好不容易才碰到一个有感觉的人。”王灿闷闷不乐地说，“而且，所谓日久生情，只是一种妥协罢了，没意思。你别跟我说生活就是一个不断妥协的过程，我还没到应该妥协的时候。”

罗音只好认输，“怕了你了，勇气可嘉，相当可嘉，世界是你们的，去撞墙吧，我不拦你，再次祝福你。”

罗音的祝福起了作用，机会总归还是有的。

楼市周刊这边最近不断接到读者电话，询问将商业贷款转公积金贷款的可操作性，王灿跟杨主任一汇报，联想到最近这类问题提的人比较多，就制订了一个报道计划。

既然师出有名，王灿便马上打电话给陈向远，请他就此问题发表业内人士的

看法。陈向远有点儿为难地说：“银行有专门的部门负责对外宣传，个人住房商业贷款和公积金贷款业务也不是我的职责范围，我不太方便说什么。”

“那你能帮我联系一个分管的负责人吗？”

陈向远沉吟一下，还是答应了，过了一会儿他打电话过来约王灿下午去他们行里采访。

陈向远上班的市行在江边一个旧时的西式建筑里，高高的台阶上去，里面空间幽深，挑高的大堂配上古旧的地板，看上去很有一点儿庄严肃穆的感觉。

陈向远下楼来接王灿上去，他跟平时一样，穿着藏青色西服，配雪白的衬衫和深蓝色的领带。其实他所有同事穿的全是相同的制服，可是王灿还是忍不住认为，这套工服他穿得比别人都有味道，同时不无自嘲地想，她并不像自己以为的那样没有花痴细胞，花痴发作起来，果然是迟早的事而已。

不知道是陈向远的面子，还是银行对报社选题的重视，采访安排在分行的小会议室，一个分管副行长详细地解答了读者的疑问，承认相关政策早就下达，只是在操作过程中各银行之间存在琐碎的交接困难。他同时许诺，会充分重视客户的要求，汇报省行，研究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途径。

采访完成得这么顺利，王灿自然开心。她去陈向远办公室道谢，陈向远送她下楼，看她满脸愉悦，明亮的眼睛越发显得笑意盈盈，也有几分莫名的高兴了。

他送她到银行门口，见阳光炽烈，便说：“我还要上班，不能送你回报社，你在这儿等一下，我下去帮你叫出租车。”

“不用不用，”王灿摇手，“你忙你的吧，我走走，我最喜欢这个季节了，夏天刚开始，又不算热。”

“头回听说有人喜欢本地的夏天。”

“嗯，我从小就喜欢过夏天，可以穿漂亮的裙子，还能吃西瓜。我特能吃西瓜，一个人一次能吃半个。”

陈向远脸上掠过一点儿若有所思的神情，王灿想：完了，大概是自己的饭桶自白吓到这个细腻而讲究生活品质的男人了，真是要命。可是陈向远笑了，温和地说：“这个喜欢的理由很不错。那好，我们改天见。”

“再见。”

王灿脚步轻盈地下了台阶，走在林荫道上，乐陶陶地想：嗯，对，我们改天